

基于发生学视角的传统商贸聚落历史景观时空演化研究——以江西省丰城市白马寨为例

段亚鹏 翟彦玲 晏亮清 陈晓华 钟乐

摘 要: 从发生学视角对传统聚落历史景观空间演化过程进行研究, 有助于从不断更新的动态构建过程和景观叠合形成的共时态特征双重维度解析传统聚落历史景观空间特色, 并进一步厘清影响传统聚落历史景观空间演化的机制。以江西省丰城市白马寨为例, 将其历史环境的建构视为动态过程, 从商业贸易入手, 构建聚落历史景观“时间演进”与“空间叠合”模型, 结果表明: 1) 白马寨聚落的演化过程经历了迁址开基时期的龙脉开端、两侧分立, 明万历年间的屋宇横列、一字排开, 清光绪年间的梳式布局、分区明显及近代时期的分化整合、分区模糊4个阶段; 2) 聚落历史景观空间格局呈现圈层式叠合布局, 且具有“圈层性”+“秩序性”的景观空间体系、“中心+组团”的宗法文化景观空间、“村堡式”+“排式”的组合形态等特色; 3) 历史景观空间的演化呈现出内生式、嵌入式和介推式多重机制叠合的结果。白马寨历史景观演化研究有利于充分认识商贸型聚落的价值特色, 进一步深化传统聚落景观理论研究体系。

关 键 词: 风景园林; 商贸型聚落; 历史景观; 时空演化; 发生学; 机制

文章编号: 1000-6664(2026)03-0060-08

DOI: 10.19775/j.cla.2026.03.0060

中图分类号: TU 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4-05-13

修回日期: 2024-11-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068034)

传统聚落是乡土文明的空间载体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 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地域特色, 具有重要的生活、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1]。传统聚落的历史景观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同时也是不断更新的动态构建过程, 既体现了空间还原的历时性逻辑, 也蕴含着空间叠合的共时态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传统聚落景观逐渐成为国内研究的重要对象, 研究尺度涵盖全国^[2]、流域^[3]、省域^[4]甚至聚落单体^[5]等, 研究内容涉及地域区划^[6]、形态特征^[7]、形成机制^[8]等方面。从宏观视角研究传统聚落景观的形成机制能准确反映聚落景观发展情况, 而聚落景观形成机制研究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 李特尔定性阐释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产生的作用^[9]。到21世纪初期, 国外传统聚落景观研究呈多学科交叉发展^[10]。国内对景观形成机制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恢复, 早期也以定性研究为主, 阐释了民俗文化^[11]、民族关系^[12]、宗族理念^[13]等人文因素对聚落景观的内在影响。总体而言, 当前学者对于传统聚落景观形成机制的研究范式比较成熟, 成果较丰富。历史景观强调景观要素之间的整

体关联及历史城镇演进过程中景观形态的动态层积^[14]。传统聚落历史景观与聚落中特定的人物、事件及特别重要的历史时期相关联^[15]。历史景观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涉及建筑学^[16]、遗产保护^[17]及地理学^[18]等。国内传统商业聚落历史景观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其空间形态^[19-20]及商业发展史^[21]等方面, 而将历史景观空间形态和商业发展史结合进行全景式分析研究,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以江西省丰城市白马寨作为商贸型聚落的典型进行研究分析。白马寨处于丰城至临川县(抚州)官道中段必经之地, 于明朝中叶形成当地有名的圩市。白马寨杨氏明清时期, 以村为单位形成江右商帮的分支——白马商帮。作为传统商贸型聚落, 白马寨的商业属性对景观空间产生两方面作用: 一是在地型商业, 即本地形成圩市及商业街道景观, 对聚落景观形态产生直接影响; 二是外向型商业, 即白马商帮商业文化对聚落空间形态的反哺。作为中国农耕文明背景孕育的商业型聚落, 在江西商业史上及中国传统聚落中都具有独特价值。源自自然科学领域的发生学, 是一种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22]。现如今发生学在历史

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学等众多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 其对传统聚落的研究尺度涵盖市域^[23]、古城^[24]及传统村落^[25]等, 研究内容涉及时空演进^[22]、动力机制^[23]、对象特征^[26]及保护发展^[27]等方面。发生学从单纯研究聚落历史进程及影响机制^[26]到归纳区域传统聚落的典型发展模式^[28]再到与实践学^[23]及城市意象学^[24]相结合, 其研究内容逐渐深入。针对聚落景观的演化过程及形成机制研究, 认清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及价值定位具有指导性意义。基于此, 本文以江西省丰城市白马寨为例, 从发生学视角还原“双重商业活动”影响下聚落历史景观形态的历时性建构, 通过对聚落景观进行圈层叠合, 分析其特色所在, 解析在地型与外向型商业对景观形态演化的作用, 揭示其演化机制及特征。

1 研究区域及研究思路

1.1 研究区域

白马寨原名“柏塘”, 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建村, 位于江西省丰城市张巷镇西南部(图1), 自古以来是控扼丰城至抚州官马大道的铃辖锁钥,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聚落内部形成商业交易场所——圩市,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社会背景孕育了江右商帮的劲旅——白马商帮。

1.2 研究思路

“发生学”源于生命科学，是对生命体全过程进行研究，后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社会学家用该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揭示研究对象的演化特征和规律^[26]。发生学研究方法本质上是追根溯源的研究方法，是对历史上出现的认知的事后探讨。因此，有学者认为，发生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溯源的方法，其主要特点为由流溯源、由源及流，再由源流考察对象的发生发展^[29]。

白马寨作为江西“因商而兴”的典型聚落，借鉴“发生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传统聚落的历史景观既是文化变迁之结果，也蕴含动态建构之过程，由流溯源，通过“还原解构”与“叠合重构”两大步骤来实现研究。通过模型构建将聚落历史景观发展过程中的景观要素加以抽象与简化，呈现“多重时空层叠整合”状态的复杂系统^[22]。首先，将传统聚落历史景观看作动态体系，以“历史”为核心，构建时间演进模型，研究景观的历史演变也被称为“景观分析”^[30]，采用回溯式的研究方法和前瞻式的叙事方法^[31]，以研究区域内当前状态下的景观为基础，寻求景观历史演变的线索^[30]，还原聚落景观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解构聚落景观的原始本质特征。其次，由历史回归现实，凝聚二者共同作用下的空间演化成果，建立景观空间叠合模型，对聚落现存景观空间进行圈层式叠合，并在现存空间中解析出整体性特征，即“发生学”的第二步。发生学既注重“解构”，又强调“重构”，由源及流，通过呈现聚落历史景观的事件与过程、历史与逻辑，对聚落景观特征及作用机制进行剖析和再提炼，阐明聚落历史景观的发生内容、内涵、过程及结果(图2)。

2 解构：历史景观的时间演进模型

结合白马寨商业活动影响，将共时态呈现的历史要素投射到历时态的演化过程中，还原聚落历史景观空间的建构过程，并结合生长的重要时间节点及其空间物证，可清晰地白马寨聚落的景观演化过程概括为迁址开基时期、明万历年间、清光绪年间及近代时期4个关键阶段。

2.1 迁址开基时期：龙脉开端、两侧分立

明朝初期(推测洪武到永乐年间)，杨五郎九世孙育春公因人口众多，择址分迁，见白马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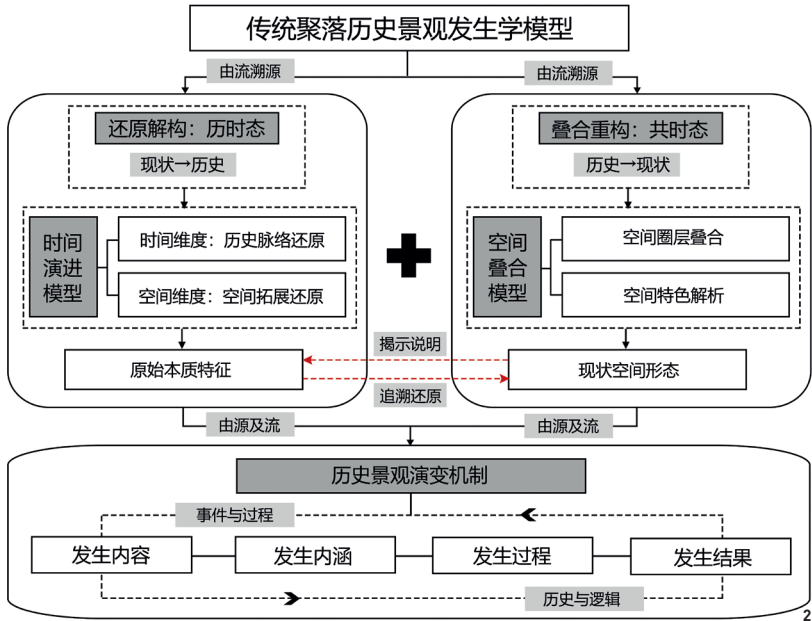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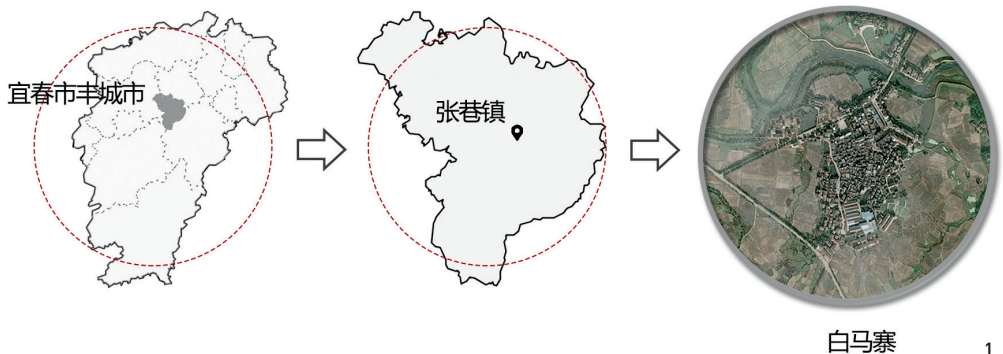


图1 白马寨区位
图2 基于发生学原理的研究框架

清水秀，地脉丰隆，是当时理想的迁徙驻地。白马寨由“龙脊”处开始建设，所谓“龙脊”，是此处地势比两旁略高12尺(4 m)，风水学上便是“龙脉之脊”。随着人口增长和房派划分，逐渐向周边扩散，以“龙脉”为界，东部建筑坐西朝东，西部建筑坐东朝西，部分建筑因与巷道的关系朝南开，寓意“东成西就、南通北达、四方进财”。

2.2 明万历年间：屋宇横列、一字排开

据《杨氏七修族谱》记载上点杨氏十二景“予闻而随之经指其亭，但见人烟会集，栋宇横开，其崇如墉，其止如市”。根据记载可推测出，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白马寨的村落布局形态为排式布局，建筑成行排列，呈现出“屋宇横列”的特征，当时的建筑以“一”字形建筑为主。“墉”即指城墙、高墙，“市”即指集中进行交易的场所。可见明万历年间杨氏聚落已是一方巨族，不仅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建筑规模，还存在商业集会活动。此时，白马寨建

筑以“一”字形为主，“栋宇横开”的景观布局，规模宏大，地灵人杰，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世家大族。

2.3 清光绪年间：梳式布局、分区明显

据《杨氏六修族谱》中的村基图，白马寨有了明显的建筑形制差异，形成“天井式”和“一”字形2种建筑景观。“天井式”建筑多为高墙宅院，户与户之间以巷道门隔开，防御性较强，主要是当地大户人家(杨氏)的住所。其结构是以西部主街为轴，向东边延伸为“梳式”；而“一”字形建筑主要是商铺和佃户(异姓)的住所，其空间关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佃仆制。

白马寨杨氏是典型的单姓聚居，早期出于风水讲究曾邀请叶姓前来居住，但叶氏只能定居于聚落北侧外围叶家山处，村内鲜少出现异姓。聚落发展到后期，外围逐渐出现陈、朱、万等其他姓氏居民，其居所仍然位于村落外围。据当地人口述，由于杨氏族人常年外出经商，家中庞大的

田产需要有人打理,便雇佣外姓人来进行劳作,其空间差异便是对佃仆的防御。佃仆依附于地主,其地位决定居住空间和建筑形制与地主的阶级差异。白马寨整体聚落景观分区明确,既是社会地位象征,也是安全性的保障。

2.4 近代时期:分化整合、分区模糊

清光绪后至近代,白马寨历经衰落重生再衰落的跌宕过程,受太平天国运动的破坏,杨氏商业的转型再崛起推动了村落建设。村东圩市沿街部分店铺拆除,修建了“天井式”建筑,如“隐礅家塾”;原佃户区出现较多“天井式”建筑,如“祥徵三蟠”。杨氏族人经商积累财富后,迫于村内有限的土地资源而择址于此。可见清光绪后期白马寨依然存在发展的势头,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建筑也得到重建,此时地主与佃户的空间分区逐渐模糊。

综上,从明万历到近代,在自然条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白马寨聚落形态从“龙脉分立”到“排式”再到“梳式”,最后呈现“分区模糊”的景观转变(图3)。

3 重构:历史景观的空间叠合模型

3.1 圈层成景

在村落选址与建设方面,白马寨先人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关系,讲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历史景观空间关照。在建构基础上,对白马寨聚落自然、人文历史景观进行叠合,由远及近、由大到小地将聚落景观划分为6个圈层(图4)。

3.1.1 第一圈层:山水关照景观

白马寨聚落的建构遵循道法自然的山水秩序,村北有槎水自东向西流过,村前有玉带水缠腰,村东有金印山,村西有凤凰山。山脉即龙脉,有始终之气,因山就势,借地成形,构成屏障隔离,又有“明堂”“气口”的格局^[32]。白马寨于白马山开基,地脉丰隆,与周边山体呈“包围”状,周边以水环绕,聚落与地形构成制约和共生景观关系。

3.1.2 第二圈层:锁阴调适景观

俗话说“门前腰带水,门后出贵人”,白马寨十分注重聚落与水系的关系,其东西两侧有2支来自凤凰山的“腰带水”。《宅谱大成》说:“桥梁镇水口,财禄定长守。”认为风水桥可招引外界财运,又不让内部福泽和财气顺水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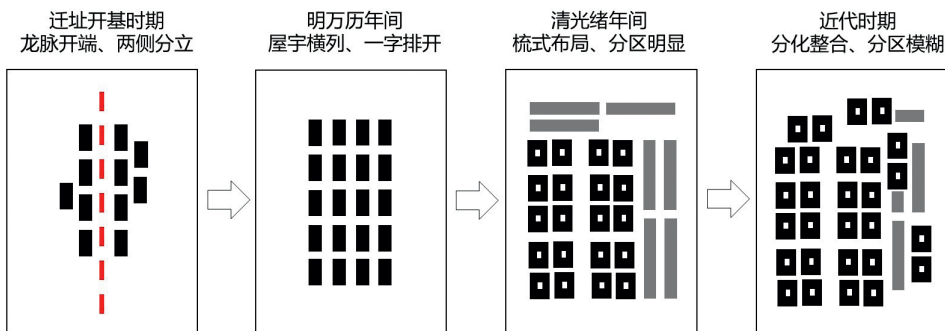


图3 聚落景观布局形态发展脉络示意

流,留住祥瑞之气。在村南、西、北3个方向的玉带水系上分别建了3座桥,寓意3把“锁”。因为水为财,用3把锁锁阴,具有世代昌盛的寓意。

3.1.3 第三圈层:祠庙礼制景观

一般聚落都将祠庙建筑作为核心,它往往是当地居民家庭活动、公共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白马寨的村南、村东和村北外围都建造了祠堂或庙宇。以村南为首,建造杨氏家庙。祠堂建在村口,界定聚落内外空间。祠堂选址既满足方便祭祀活动等物质空间的要求,还要表达对天地先祖的崇敬。村东则建有白马庙,又称“财神庙”,其地势极佳,左握菱湖之水流入港口,右扶长港车船码头,为龙凤聚会之地。村北建有“北屏禅林”,由万寿宫、观音堂、傅爷殿和天符庙组成,融合佛、道、儒与民俗地域信仰于一体。村南的杨氏家庙、村东的白马庙、村北的北屏禅林3座祠庙在聚落外围形成一道精神文化屏障,成就了白马寨祠庙礼制景观,共同守护着杨氏的家园。

3.1.4 第四圈层:社会交往景观

传统聚落的发展不仅是纯自然发展或纯技术改造过程,也是资本利用空间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充斥着资本逻辑搭接各种社会关系的空间增值过程。白马寨社会交往景观主要体现在佃户居住和商贸交易两方面。

一方面,白马寨成年男性因常年在外经商,资本积累导致生产方式改变,新型社会关系开始出现佃仆制,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反映在聚落空间上便是居住景观分异;另一方面则是商贸交易景观,据《江西省丰城县地名志》记载,“明朝中叶,白马寨圩形成集镇,街道南北走向,每逢农历三、六、九日为圩集日”。贸易场所的形成就是资本利用空间的萌芽,社会交往导致空间增值。白马寨最具代表性的商贸交易景观是炭场和

谷场,还有一条“T”字形商业街道,体现内聚性公共性。这两大空间不仅是白马寨重要的社会交往景观,还是白马寨经济发达的直接体现。

3.1.5 第五圈层:防御屏障景观

堡寨是抵御外敌入侵的特殊聚落形式,集防御、居住功能为一体。白马寨之所以称为村堡,主要体现在其防御性和封闭性。白马寨外围坊墙相连、四面围合,聚落核心空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堡”状。坊墙间又建坊门,村前自北向南依次有“参军第”“应宿第”“世联科甲”“父子符卿”和“庚星”,村后自南向北依次有“青云第”“科甲第”“进士第”和“通奉第”。在易产生水患和匪患的时候,聚落外部连续的坊墙界面是聚落的第一道防线。

3.1.6 第六圈层:分组团房派景观

白马寨可谓封建宗族法治社会的缩影,依靠严密的宗族法治来维持秩序、凝聚宗族、发展文化及延续商业活动等。在古代宗法社会制度下,白马寨形成“三大房七小房”的房派空间格局,社会-空间结构呈现两大特点:1)房与对应的空间组团结构明确,呈现严格的社会结构关系。村中有三大房,分别建有安仁公祠、安行公祠和安庆公祠,三房各围绕房祠构成三大组团,三大房下含7个小房,杨氏家庙则是白马寨的总祠,房祠距杨氏家庙的远近体现血缘亲疏;2)房与房祠、香火堂、井相配套,在组团区域内,建筑围绕房祠而建。三房组团内有东前、东后房香堂和争攀塘井,四房组团内有四大、四二和四幼房香堂及香泉井,五房组团内有五房香堂和五房井,按照房派划分的建筑布局使白马寨具有更强的凝聚力。

3.2 空间特色解析

3.2.1 圈层性与秩序性的景观空间体系

白马寨聚落景观呈现明显的圈层性,反映着空间分区的思想,社会秩序是构成景观分区的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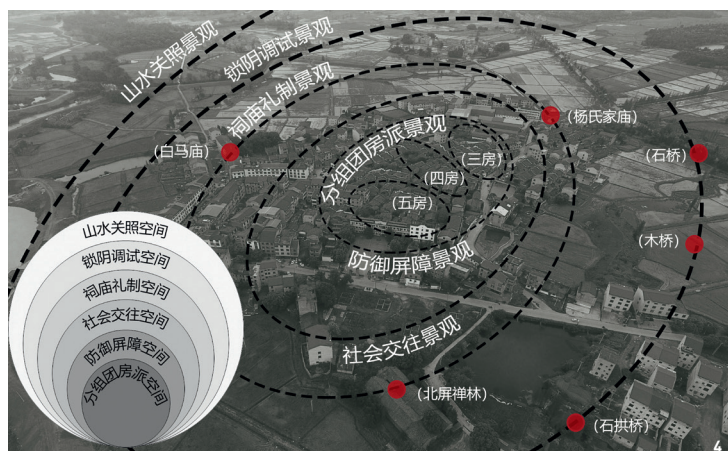


图4 历史景观圈层关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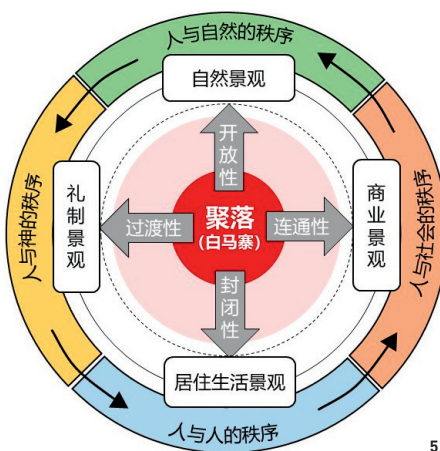


图5 景观空间体系关系示意

心，景观空间属性是秩序影响下的景观空间分区的特性。

在白马寨，第一圈层遵循人与自然的协调，体现一种浑然天成的开放性特征；第二、三圈层反映了人与神的秩序，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考验，现实驱动与愿景通过礼制空间过渡来寻求心灵寄托，借助“人与神”连通的仪式性行为，增加对生活事件积极的掌控感；第四圈层体现与外界交往的连通性，这是白马寨吸收外来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圩场形成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心，通过与外界的商业往来，实现内外交互关联；第五、六圈层则体现其封闭性，为了维持白马寨内部与外界的稳定而修筑围墙等防御设施，成为最具效益的手段。此外，内部封闭性则体现在宗法制度影响下各房派组团间呈现的内向封闭性。由此，从景观空间分区、构成秩序与景观空间属性上呈现多维嵌套特征(图5)。

6个圈层反映的景观空间分区，既保守又开放，既通达又封闭，建立人与自然、神、社会及人之间的秩序，是白马寨经济活动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条件。

3.2.2 “中心+组团”的宗法文化景观空间

白马寨聚落景观呈现宗族聚居、房派分异的特征，社会空间结构对应宗族房派关系由“宗祠(中心)+房派(组团)”呈放射状分布。杨氏家庙为聚落核心，主要用于集会、议事和祭祀等活动。

“房”形成一个横向和纵向联系的网络，把整个宗族串联起来。受社会宗法制度的影响，聚落各组团都有房祠，基本每房都有香火堂。据考究，老人去世后，牌位第一年进香火堂供奉，第二年进房祠供奉，而第三年则进家庙供奉。

3.2.3 “村堡式”+“排式”的组合形态

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白马寨布局形态为梳式，单体建筑基本为“天井式”和“一”字形，西侧以杨氏族人居住的高墙院落型“天井式”组团为主，邻里间相互围合成组团，户与户之间以巷道门隔开，防御性较强，呈“村堡式”布局。而外围“一”字形建筑以佃仆居住为主，呈“排式”布局。聚落整体景观空间分区明确，为“村堡式+排式”布局，这既是社会地位象征，也是安全性的保障(图6)。

4 历史景观空间演化机制

白马寨的演化过程叠合了多重机制：一是内生式，内生式演化以宗族血缘为动力，是聚落社会性景观拓展的主要形式；二是嵌入式，嵌入式演化以商业活动为主导动力，表现为因地制宜地植入商贸功能及空间；三是介推式，介推式演化以历史事件为动力，表现为社会性等不可抗因素的介入。白马寨既受到内部宗族社会的影响，也受到白马商帮、战乱及资源纷争等因素干预，致使空间组织形式的改变影响聚落历史景观整体形态(图7)。

4.1 内生式演化：宗法制度

基于血缘关系的聚落内生性演化平稳且温和，居民的角色定位、交往行为和营建实践均遵循宗族辈分尊卑的准则。聚落景观空间结构的生长方式：祠堂居聚落中央，以祠堂为中心，按照家族辈分、血缘关系和身份等级，由长辈到晚辈、由亲到疏向外扩张建设，从而产生以血缘为基础的乡土聚落原型。白马寨现存的景观空间脉络清晰，呈现严格的社会关系。以杨氏家庙为中

心，同时以房派为单位呈组团状拓展，每个组团又以房祠为核心引领各自房派民居秩序井然分布，突出各居住单元的均衡与统一，强调家庭生活的独立性与私密性，同时注重房派与宗族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4.2 嵌入式演化：商业贸易

传统聚落是兼具封闭和开放的系统，商业活动的嵌入对聚落景观的演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宗族社会建构的乡土景观“底色”中植入商业化的“个性”景观，使之与血缘型聚落有所区别。白马寨作为商业型聚落，其商业嵌入机制有两方面：一是在地型商业；二是外向型商业。

4.2.1 在地型商业

明中叶，商业逐渐受到重视，白马寨的经济模式由单一农耕向农商混合的模式转型。始祖杨五郎从吉水迁居于此，在桥头以毛棚定居，后沿官道发展成圩，商业兴起对聚落的景观空间布局造成直接冲击。

《白马山桥引》写道：“南崇(仁)乐(安)，北豫章，东南闽省，西南临瑞，行旅往来，侧肩踵踵，而吾乡邻日用之需，戚友之情，德业之劝勉，非此无由达南北，盖孔道也。”由此可以看出，白马寨专门性交易场所形成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白马寨在地型商业在空间上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功能布局上形成居住区和商贸区，商贸区位于聚落外围；二是设施布局上形成商业街和交易市场，村东形成“T”字形商业街，街道呈曲尺型，尺度比传统街巷大，空间形态呈现内聚性和公共性，街道两旁形成谷场和炭场等专门性商业交易空间，供周边聚落的物资集散所用(图8)。

4.2.2 外向型商业

明中叶后，杨氏族人开始徙居他乡经商，多数杨氏商人致富后，回乡进行社会性投资，持续的经济效益反哺白马寨物质景观的建造与修缮。外向型商业对聚落历史景观空间的影响并非直接冲击，而是通过社会性投资产生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修建公共建筑，包括修缮宗祠、设置育婴堂、修桥铺路、建书院和庙宇、兴义学等，这些公共建筑和设施的嵌入成为聚落最具特色的公共景观(表1)；二是修建村墙，白马寨杨氏商人外出经商，往往在家乡置买大量田产，招收佃仆为其劳作，佃仆不胜剥削，便会迫于生计转而而盗，《皇明条法事类纂》描述道：“多有召集处处人民佃田耕种，往往相聚为盗，劫掠民财。”出于安全考虑，白马寨杨氏修建高墙进行防御。

商业活动作为嵌入式演化机制，起到推动作用，白马寨作为商贸型聚落，商业贸易活动对其景观形态有着直接和间接作用，故商业的发展丰富了白马寨历史景观层次和文化特色。

4.3 介推式演化：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对聚落景观空间形态演变表现为介推式演化，村寨聚落的空间防御性通常是在特定时间段内，对区域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具体表现。明清时期丰城地区人地矛盾突出，白马寨不仅经历了多次战乱、匪寇毒害，还面临与外族人的水系、山林纷争。

明末清初处于朝代更替、社会动荡时期，丰城惨遭兵寇多次祸乱，其一为高兵之乱，其二为地方匪寇侵扰。据《丰城县志》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突有贼入丰城，横恣屠杀，邑治几空，大家世族遭毒尤酷。随后又入乡剽掠……自有丰以来，罹祸之惨，无有甚于此者，至今传为高兵云”。随着家族财富的积累，在动乱的年代如何保全家产成为村民的迫切需求，为抵御匪寇，白马寨由外而内构筑了三级防御体系。首先是聚落在门楼间砌筑坊墙，对外形成封闭的整体，即“村堡”；其次是在里巷，即东西贯通的巷道门坊上安装巷道门，关门后巷道便处于封闭状态，形成村内的二级防御体系；最后在单体宅院或家庭宅第群之间由高墙、大门构筑起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家庭宅第群内部侧门或后门相通，紧急情况下有多种路径撤退。聚落防御系统由聚落整体到里巷内部再到宅院形成三级体系，构筑起守卫家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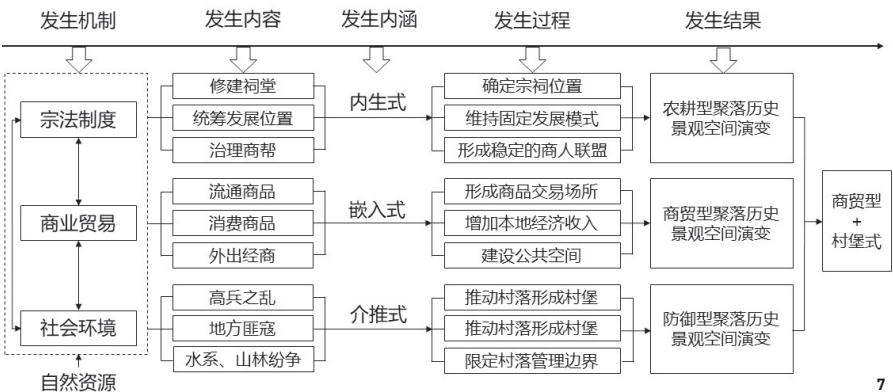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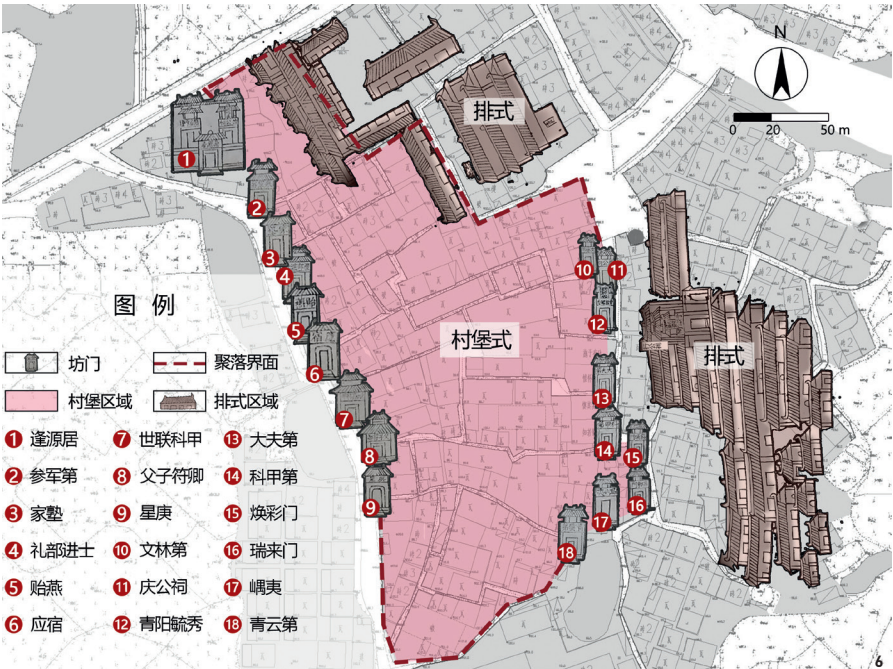


图6 “村堡式” + “排式” 的组合形态
图7 聚落历史景观空间演化机制

坚实屏障。这浩大的工程建设既体现了聚落的经济实力，也彰显了白马寨人的紧密合作。

明清时期，丰城地区人口稠密，人地矛盾突出，于是不同宗族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山、水、林等资源经常发生械斗。水是农业的命脉，古代

因为农业灌溉纠纷而引起宗族斗殴的案件层出不穷，白马寨杨氏与其他族群间频发争端，族谱记载：“司民牧者因民之利，即令告港者、管港、告河者管河一水而港与河之异，其名三里八里之分，其数亦两姓自为称名，自为约略耳。”面对

表1 社会性投资信息表

相关人物	投资行为	建筑类型
杨涛(第十二世)	立逢源居	义学
杨履安(第十三世)、雨田公(第十四世)	立义学三所	义学
杨晓峰(第十二世)、杨仁山(第十二世)、杨汇川(第十二世)	立凤田场义学	义学
杨明祥(第十三世)	立育婴会	育婴会
杨明志(第十三世)、杨振声(第十五世)	修葺北屏禅林，新修傅公庙、万寿宫	庙宇
—	立五之别墅	义学
—	立隐礮家塾	义学
—	立存仁第	义学
—	立关西书屋	义学
芸轩、艺轩(第十四世)	立节孝坊	牌坊

着人地资源配置矛盾突出的局面，地方民众会对田地、山场等不动产资源高度敏感，从而促进村寨之间限定管理边界。

作为聚落营建与生长的骨架，其景观结构既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又受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促进聚落内部各要素进行自我提升，通过改变自身景观结构以提高应激能力，从而适应外部环境的冲击。同时，村民也能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改造周边环境，使环境既能为主体自身发展而服务，又能为系统演化创造新的动力(图9)。

5 结论与讨论

以江西省丰城市白马寨为典型研究对象，从在地型商业和外向型商业出发，借鉴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其历史景观演化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通过实地调研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白马寨的景观演化还原过程经历了迁址开基时期、明万历年间、清光绪年间和近代时期4个阶段；2)通过多个文化圈层叠合与整合，提炼总结出聚落具有“圈层性与秩序性”的结构体系、“中心+组团”的宗法文化景观空间和“村堡式”+“排式”的组合形态等空间特征；3)归纳出宗族制度、商贸活动、社会环境等要素构成传统聚落历史景观的多元演化机制体系。聚落景观形态的演化和整体格局的形成具有动态、有序、系统的空间变换特性，体现了文化与景观形态的互动关系。

本文加深了对古代江西商贸聚落的个案研究，白马寨不仅具有血缘型聚落特征，还融合了商贸、防御型聚落的特性。从商业聚落的物质景观和商业发展史两方面对白马寨进行分析考察，初步论述商贸型聚落历史景观空间的演化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白马商帮甚至江右商帮的兴衰发展，对于研究江西古代商贸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整体”视角看待传统商贸聚落，既要看到自然基底对聚落景观的限定作用，更要看到居民社会实践活动对聚落景观的塑造作用。这既契合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又有利于保护延续传统聚落文化，也可进一步促进乡土聚落地理学科与历史学科的交叉融合，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体系。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翟彦玲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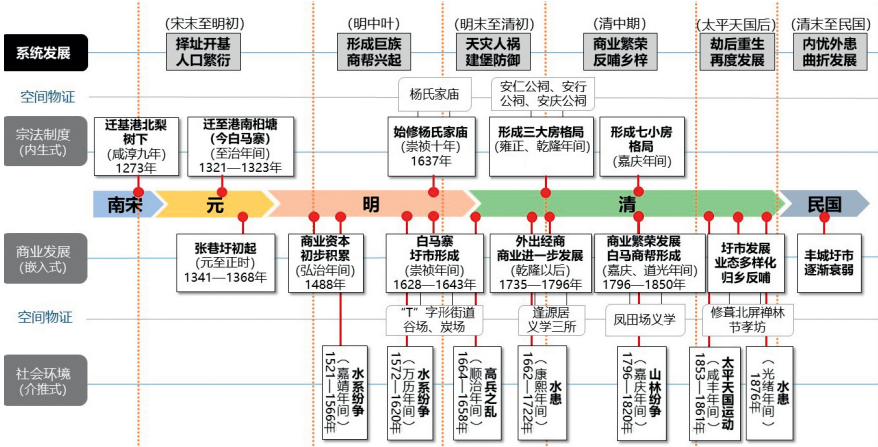


图8 商业街道及圩场位置(作者根据杨氏六修族谱村基图改绘)
图9 历史景观系统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亚灵, 王成, 方辰昊, 等. “社会-空间”互构视角的传统聚落整体性保护理论框架及实证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23(4): 50-60.

[2] 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J]. 地理学报, 2010, 65(12): 1496-1506.

[3] 林菁, 任蓉. 楠溪江流域传统聚落景观研究[J]. 中国园林, 2011, 27(11): 5-13.

[4] 李婧, 杨定海, 肖大威. 海南岛传统聚落及民居文化景观的地域分异及形成机制[J]. 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5): 1-8.

[5] 张中华, 韩蕾. 传统聚落景观地方性知识的挖掘与传承: 以陕南柞水县凤凰古镇为例[J]. 中国园林, 2018, 34(8): 50-55.

[6] 潘莹, 段佳卉, 施瑛. 环境选择视角下的广东汉民传统聚落选址与景观格局分析[J]. 建筑遗产, 2019(2): 24-31.

[7] 唐孝祥, 陶媛. 试论佛山松塘传统聚落形态特征[J]. 南方建筑, 2014(6): 52-55.

[8] 师永辉, 毛学刚. 豫南传统村落景观格局及驱动机制: 以河南新县丁李湾村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8, 37(3): 172-176.

[9] Dwellings in Hainan Island[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0, 27(5): 1-8.

[10] ZHANG Z H, HAN L. Study on the Exca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Fenghuang Ancient Town, Zhazhui County, Southern Shaanxi[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8, 34(8): 50-55.

[11] PAN Y, DUAN J R, SHI Y. Location Preferences and Landscape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Han Settlem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Selection[J]. Heritage Architecture, 2019(2): 24-31.

[12] TANG X X, TAO Y.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Form of Foshan Songtang Village[J]. South Architecture, 2014(6): 52-55.

[13] SHI Y H, MAO X G. Landscape Pattern and

- Driving Mechanism of A Traditional Village in South of Henan Province: A Case of Dingliwan Village, Xinxian County[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8, 37(3): 172-176.
- [9] MCGRATH B. The sustainability of a car-dependent settlement pattern: An evaluation of new rural settlement in Ireland[J]. Environmentalist, 1998, 19(2): 99-107.
- [10] MALCZEWSKI J. GIS-based land-use suitability analysis: a critical overview[J]. Progress in Planning, 2004, 62(1): 3-65.
- [11] 廖荣华, 喻光明, 刘美文.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聚落选址和布局的演变[J]. 人文地理, 1997(4): 35-38.
- LIAO R H, YU G M, LIU M W. The Evolution of Settlement-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Town-Country Unification[J]. Human Geography, 1997(4): 35-38.
- [12] 管彦波. 影响西南民族聚落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J]. 贵州民族研究, 2001(2): 94-99.
- GUAN Y B. 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ttlement of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1(2): 94-99.
- [13] 陆林, 凌善金, 焦华富, 等. 徽州古村落的景观特征及机理研究[J]. 地理科学, 2004(6): 660-665.
- LU L, LING S J, JIAO H F, et al. Landscape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6): 660-665.
- [14] 李和平, 付鹏. 城镇历史景观的层积规律解译及保护方法研究: 以重庆龙兴古镇为例[J]. 中国园林, 2020, 36(4): 49-54.
- LI H P, FU P.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of the Layering Laws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0, 36(4): 49-54.
- [15] MELNICK R Z. Capturing the Cultural Landscape[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981, 71(1): 56-61.
- [16] 邵甬, 刘敏霞. “历史性城镇景观”视角下上海历史城区建筑高度控制体系和方法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6): 105-112.
- SHAO Y, LIU M X. Building Height Control System and Control Method in Shanghai Historic Urban Cen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L[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7(6): 105-112.
- [17] 李和平, 张翔晨. 城市历史景观视角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 以河北明清大名古城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19, 37(1): 102-112.
- LI H P, ZHANG X C.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Daming Ancient Cit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Hebei[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19, 37(1): 102-112.
- [18] 李凡, 朱站, 黄维. 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25(4): 60-66.
- LI F, ZHU H, HUANG W. A Geographical Study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Urban Historical Cultural Landscape[J]. Human Geography, 2010, 25(4): 60-66.
- [19] 黄俊. 鄂东南传统聚落商业街市空间设计研究[D]. 武汉: 湖北工业大学, 2017: 39-46.
- HUANG J. The Study on the Design of Commercial Street Space of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n Southeastern Hubei[D]. Wuhan: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7: 39-46.
- [20] 葛澄钰. 基于水环境的江南传统聚落空间探析: 以江苏省同里古镇为例[J]. 城市建筑, 2023, 20(8): 113-116.
- GE C Y. Analysis on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Space in Jiangnan Based on the Water Environment: A Case of Tongli Ancient Town in Jiangsu[J].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2023, 20(8): 113-116.
- [21] 王赞琪, 章毅. 清代中期歙南的商业村落与乡儒心态: 以《磻溪纪事》和《澹斋文集》为中心[J]. 徽学, 2020(1): 88-116.
- WANG B Q, ZHANG Y. Commercial Villages and Rural Confucian Mentality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Chronicle of Panxi* and the *Anthology of Shanzhai* Journal of Hui Studies[J]. Huixue, 2020(1): 88-116.
- [22] 俞孔坚, 奚雪松. 发生学视角下的大运河遗产廊道构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8): 975-986.
- YU K J, XI X S. The Definition of the Grand Canal Heritage Corridor Based on the Genesis Perspectiv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0, 29(8): 975-986.
- [23] 刘红梅, 王刚. 基于发生学与实践的传统村落时空演变过程及机制: 以重庆市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1): 59-72.
- LIU H M, WANG G.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Genesis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2, 31(1): 59-72.
- [24] 王炎松, 张类昉, 易宇. 基于发生学的南丰古城意象演变分析. 现代城市研究, 2022(12): 25-33.
- WANG Y S, ZHANG L F, YI Y.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Imagery of Nanfeng Ancient City Based on Genetics[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2(12): 25-33.
- [25] 许广通, 何依, 殷楠, 等. 发生学视角下运河古村的空间解析及保护策略: 以浙东运河段半浦古村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8(7): 77-85.
- XU G T, HE Y, YIN N, et al. Spatial Analysis and Protection Strategy of Canal Ancient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logenetics: A Case Study of Banpu Ancient Village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East Zhejiang[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8(7): 77-85.
- [26] 杨显明, 焦华富, 许吉黎. 基于发生学视角的淮南城市空间生长过程、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 2014(5): 563-570.
- YANG X M, JIAO H F, XU J L.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Huainan City's Spatial Expansion from The Embryology Perspectiv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5): 563-570.
- [27] 奚雪松, 孙淼, 许立言, 等. 发生学视角下传统村落的保护对象判别及保护发展策略: 以浙江义乌何店村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10): 21-28.
- XI X S, SUN M, XU L Y, et al. The Conservation Objects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onservation &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Genesis Perspectiv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6(10): 21-28.
- [28] 钟翀. 江南地区聚落-城镇历史形态演化的发生学考察[J]. 上海城市管理, 2019, 28(4): 72-78.
- ZHONG C. Embry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owns in the South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J]. Shanghai Urban Management, 2019, 28(4): 72-78.
- [29] 陈敬, 魏本权. 红色文化的文化发生学考察: 以沂蒙红色文化为中心[J].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10, 32(1): 28-33.
- CHEN J, WEI B Q. Review on the Cultural Phylogenetics of Red Culture Centered with Yimeng Red Culture[J]. 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 2010, 32(1): 28-33.
- [30] 张海. 景观考古学: 理论、方法与实践[J]. 南方文物, 2010(4): 8-17.
- ZHANG H. Landscape Archaeology: Theory,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J].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10(4): 8-17.
- [31] 李函芸, 罗康诚. 发生学视角下滇越铁路沿线历史城镇保护研究: 以云南省蒙自市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人民城市, 规划赋能: 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9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3: 10.
- LI H Y, LUO K C. Study on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towns along Yunnan-Vietnam Rail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sis: A case study of Mengzi City, Yunnan Province[C]//Urban Planning Society of China. People's City, Planning Empowerment: Proceedings of the 2023 China Urban Planning Annual Conference (09 Urba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Publishing & Media Co. Ltd., 2023: 10.
- [32] 谢北川. 风水民俗的地理科学性探讨[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4: 13.
- XIE B C. Discussion on the Geographical Scientific Nature of Feng Shui Folk Customs[D]. Chong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2014: 13.

(编辑/马琳)

作者简介:

段亚鹏

1983年生/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南昌 330022)

翟彦玲

1999年生/女/湖南常德人/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聚落文化研究与保护(南昌 330022)

晏亮清

1998年生/女/江西宜春人/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南昌 330022)

陈晓华

1964年生/男/安徽贵池人/博士/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规划(合肥 230601)

钟乐

1983年生/男/江西兴国人/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武汉 430070)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logenetics: A Case of Baimazhai Village in Fengcheng, Jiangxi

DUAN Yapeng, ZHAI Yanling, YAN Liangqing, CHEN Xiaohua, ZHONG Le

Abstract: Phylogenetics, originally developed from the life sciences, investigates the entire lifecycle of organisms, thereby uncovering the evolutionary traits and patterns of their subjects of study.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logenetics are helpfu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he constantly updated dynamic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 synchronic characteristics formed by spatial superposition,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mechanism affecting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 Taking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Baimazhai village in Fengcheng, Jiangx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s regarded as a process of dynamic construction, restoring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form of settlem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ual commercial activities" from a phylogenetics standpoint, and carried ou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the settlement space is "time evolution" and "spatial congruence"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ercial trade, and presenting a complex system of "multilayered spatiotemporal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o modern times, Baimazhai village saw major geographical modifications as a result of natural circumstances, sociocultural causes, and economic growth,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Baimazhai village's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is study projects historical elements observed in the synchronic state into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village, thus reconstructing its historical spatial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process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relocation of the foundation period: the beginning of the dragon vein and the separation of sides;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houses are lined up horizontally and in a row; During the Guangxu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distributed like a comb and clearly partitioned; Modern: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blurred partitions. 2) In terms of sit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Baima Village's ancestors stressed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of humans and environment, landscape care / Yin-Harmonizing / ancestral

temple ceremonial / social interaction / defensive barrier, clan faction, and housing structure landscape space. These zones gradually overlapped and blended, resulting in a village environment distinguished by its proximity to natural landscapes, a rich historical setting, and a community living in harmony and prosperity. 3)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the settlement presents the fol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namely, "circle-based" + "orderly" landscape space system, "center + group" patriarchal cultural landscape space, and "village-fort-style" + "row-type" combination form. 4) Baimazhai village is more than just a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ts evolution is governed by multiple interwoven mechanisms. Firstly, endogenous evolution is primarily fueled by clan kinship, serving as both the evolutionary drive and the connective tissue for spatial development, fundamentally shaping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spaces within the settlement. Secondly, embedded evolution is driven by distinctive features, characterized by the strategic incorporation of functional and event-specific spaces, tailored to suit local conditions. The third mechanism, mediated evolution, is propelled by historical events, resul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anticipatory spaces designed for collaborative engagement. Baima Village's development is influenced both by its internal clan dynamics and by external pressures such as merchant guild activities, warfare, and resource disputes. These elements are projected into the settlement's form through its spatial organization, where they interact and coalesce to shape the overall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settlement, imbuing it with distinct region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Using phylogenetic approaches to investigate its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features, and driving forces is conducive to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dual-merchant settlements and further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system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landscape.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mmercial settlement; historical landscap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hylogenetics; mechanism

Biography

DUAN Yapeng, female, born in 1983 in Shijiazhuang, Hebei Province,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of College of City Construction i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Nanchang 330022)

ZHAI Yanling, female, born in 1999 in Changde, Hunan Province, Master's student of College of City Construction i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Nanchang 330022)

YAN Liangqing, female, born in 1998 in Yichun, Jiangxi Province, Master's degree of College of City Construction i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Nanchang 330022)

CHEN Xiaohua, male, born in 1964 in Guichi, Anhui Province, Ph.D.,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Planning in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urban-rural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planning (Hefei 230601)

ZHONG Le, male, born in 1983 in Xingguo, Jiangxi Province,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of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 i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national parks and nature reserves (Wuhan 430070)